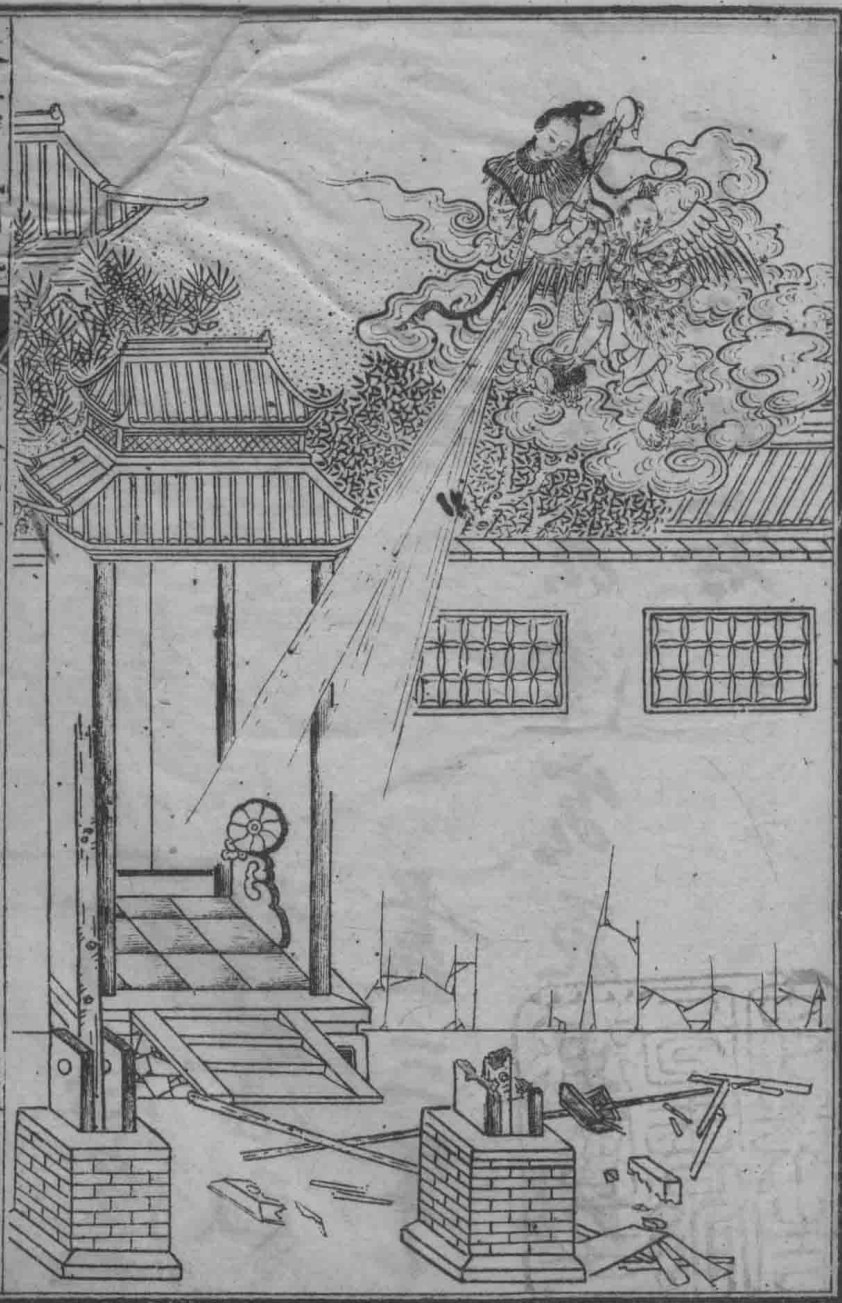


太上寶筏圖說

施善昌書

省





雖是同宗物。如何恁逞
函。匾旗方立就。霹靂已
來轟。兩造家同盡。三年
產俱空。若逢客死鬼。地
下尚難容。



強取強求。

〔註〕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謂之強。伸手携物曰取。干人祈福曰求。人生財物皆有定數。數所當有。不勞自得。不然。雖百計營謀。何益於事。彼強取強求者。枉費心機。徒令鬼物笑人。意外奇禍。不旋踵而至也。

〔案〕吉迎祥。富有金資。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宮墻。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久置河邊。備修祖墓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舉欺人。決不能許。迎祥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擡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輿前來。禁約帶回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為原主。出賣券為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發學戒飭。忿而控諸府。不得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為父伸冤。興訟三年。迎祥罄資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為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

目中全無本支。卒之身敗囊空。風雷示警。報應昭昭不爽。而又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亦足為任性執拗之戒云。

附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遍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為人煅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乏。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庫。金甲神使繫於樑。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王者。忽於樑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

武家店 關帝廟前有大槐一株。萬曆間。土門劉某。強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出。眾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眾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赤面神。乘馬操刀。馳驟屋上。驚告賓主。共出牆外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後亦染疫而死。新

鄉縣志



行受行奪

三

義

防奸須要防親戚。莫
使無端放蕩遊。凡事
莫將心腹待。倚官到
處肆誅求。



好侵好奪

〔註〕以詭計暗取謂之侵。以勢力明取謂之奪。又侵者所取少。奪則取之盡也。皆損人利己之事。好者孜孜為之。不肯已也。恃入者必恃出。報應昭昭。或見奪於人。或見奪於鬼神。竊恐財亦不保。命亦不長也。

〔案〕前代東昌知府韓某。恃其兄為宰輔。豪橫不循理法。賸民脂膏。無所不至。其妻弟厲從學。又恃某之勢。每日帶領僕從。出外閒遊。遇事生風。詐騙財物。人皆呼為副太爺。見其來。莫不關門躲避。有監生吳青雲。其父曾為監司。遺住房一宅。宏敞精潔。廣有亭臺花木。厲聞而慕之。欲奪為外宅。以住優人妓女。遂率眾至其宅。呼吳出曰。此房價值若干。吾照數給爾。可速相讓。吳曰。某雖不才。忝列成均。先人遺產。誰肯輕棄。有錢難買。不賣物。爾倚強侵奪。獨不畏國法乎。厲大怒曰。好語爾不依。殆欲銀房俱空耶。喝令從人重毆之。打至半死。忿忿乘馬而去。回署。假擅賣券。哄其姊夫云。吳某得價不遷。意在白賴。府不度情理。出硃票差役。立押出宅。時吳被打之後。氣忿交攻。至夜半。嘔血而卒。其家方營殯殮。狼差蜂擁而至。刻不容停。將屍棺及家口。即時驅出。有壯士鄭傑。見而不平。潛約眾少年。於中秋夜。探知厲

在宅內演戲各執鎗刀混入優中乘金鼓鬧時突出不意於席間擒厲碎砍之並殺其眾僕放火烧宅而遁府聞變方欲緝拿即見吳魂索命遂得重病其家延羽流禳解魂附府身曰厲某作惡皆因仗爾之勢罪歸於主禳解奚益府亦吐血暴亡

附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聯婚強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賕收之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置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人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臣少忝宦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皇天許臣雪冤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尾景帝覽表訖忽不見甚以為異詔收梁緯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款事事不虛詔將梁緯往孝真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尚書郎時人為之語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

感應篇集註下

張真元鹽賈也泊舟江畔時洪水暴發漂蕩民居無算一婦抱衣箱求救張操小舟濟之及見箱中皆金帛遂奪其箱復推此婦入水竟携箱歸越四年張所居忽水湧一家十餘口皆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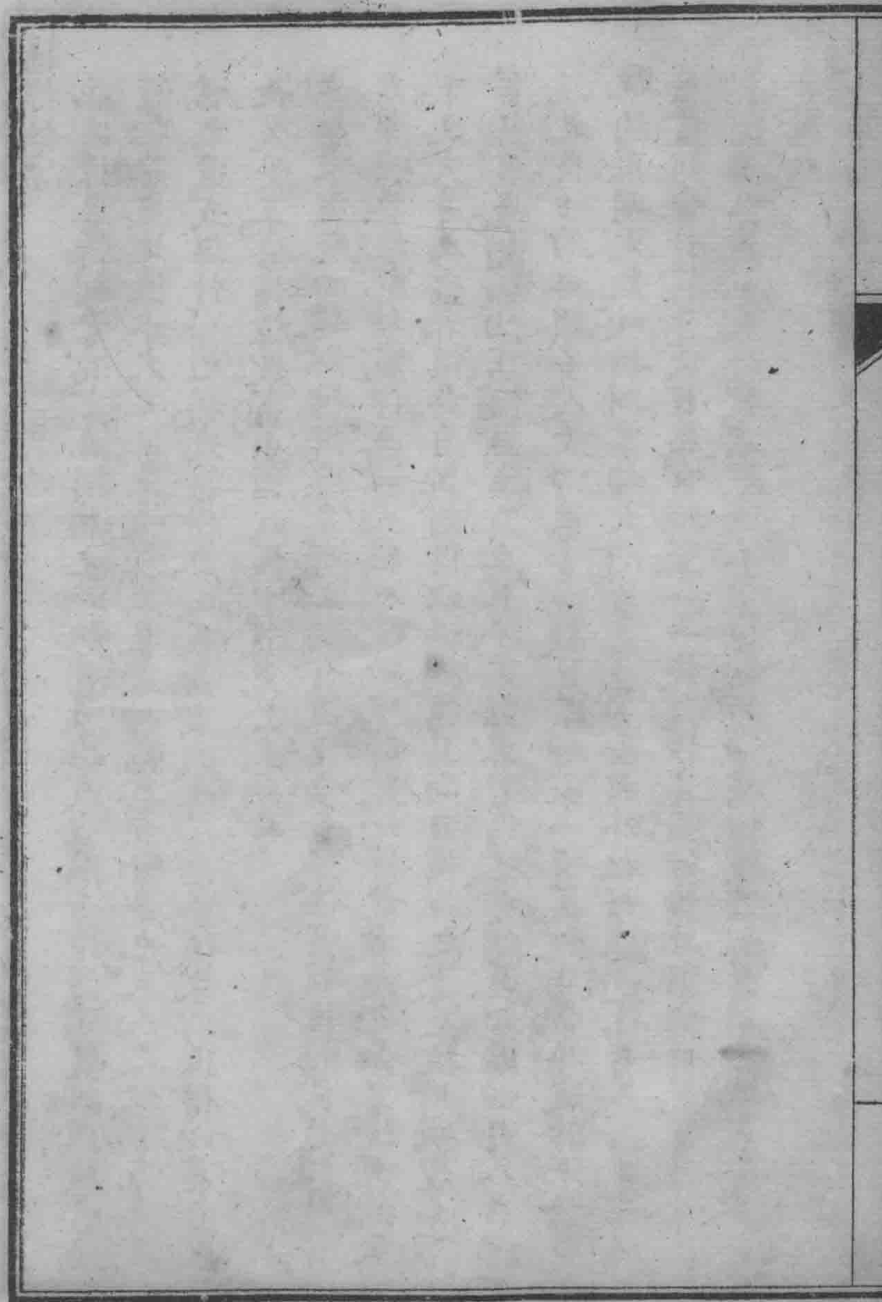
殺人放火逞強梁。被
虜之家最可傷。誰料
天公巧報復。全家授
首足相償。



擄掠致富。

〔註〕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恣意放搶。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歲當饑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厄。強凌弱。眾暴寡。艸竊姦究。皆是也。夫人之致富。或承先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牽車服賈。任勞受值。求以道得。以義自然。長久受享。若擄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案〕明末盜寇四起。鄉村僻壤。多有土賊。有司無力查拏。任其擄掠。村民趙四。負膂力。習武藝。乘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綽號一條龍者是也。鼎革後。大赦天下。凡失身為盜者。俱許自新。趙得以漏網。攜其向日擄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產。開張油店。儼然富翁矣。其子不肯。專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晚約眾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覓尋其女。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污。遂盡劫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被獲。抄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平。不許民間私藏兵器。乃引謀叛律。全家俱斬。趙四擄掠致富。天道不容。終不免身首異處云。





世上優人品。最微冒。
官秉篆。欲分肥。
強將命婦諧。連理西市遭。
刑頭血飛。



巧詐求遷

〔註〕巧者營謀。詐者詭譎。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始得。或求之而不得。皆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置之廊廟。必不公忠。出而臨民。安能廉潔。况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案〕昔南方有一士。姓呂。名鍾。才貌兼全。望之如神仙中人。但賦性放蕩。所癖者。子都。宋朝所不留意者。王嬙。西子。雖有艷妻。潘氏。呂視之淡如也。登甲後。選湖廣孝感縣。偕妻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印板無二。呂大喜。邀之同行。日則共食。夜則共寢。餘桃斷袖。莫能踰也。妻見賈事事可人。亦有意屬之。一日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謹。感染傷寒。暴卒。妻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難。吾見賈某面貌相同。若冒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語賈。賈允從。是晚。妻召賈議事。遂成伉儷。到任後。幸孝感小邑。俗朴風醇。詞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露。時逢舉劾之期。賈竟忘己為假冒。百計謀陞。藩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敘舊好。賈茫然無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藩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覓句。月下聯吟。久所服膺。

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密處。呼夾棍嚴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姦佔命婦。奏請律斬。潘氏係受封之婦。忘夫事仇。與尋常和姦不同。與眾僕俱縲頸。

附西谿龍霓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霓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甚善。何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霓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感應篇集註下同

甯波王生當貢。其次為李某。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樸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貴。蚤緣入奸相嚴嵩門。求為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門前。選司聞語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